

晚清文人高延第

高建平



高延第画像

在清末,淮安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名叫高延第。他的故事,由他的学生吴淙在著作《抑抑堂集》中记录下来,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高延第先生从小就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和那些纨绔子弟们混在一起。他的父亲高士魁先生在西蜀做官,忙于公务,没有太多时间管教他,但这并没有影响高延第先生的成长。

后来高士魁先生因病,高延第与父亲高士魁一起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家乡淮安。那时的淮安正值战乱,地方官员请高士魁先生组织民兵保卫淮安府城。而高延第则选择了闭门读书,他的学问因此日益精深。

高延第与父亲高士魁先生回到家乡淮安时,当地的学者潘德舆和鲁一同都已经去世。他没有因此而感到孤独,反而更加深入研究古人的学问。他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不局限于一位先生的理论,而是广泛地吸取各家之长,选择那些精辟的训诂和音韵,都有详细的论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老子》这本书,人们都认为是道家的言论。但高延第先生对于《老子》这本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这本书并不违背圣人的教诲,并且撰写了《老子征义》,使内容更加通俗易懂,便于人们理解。

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研究,贯通了十七史,研究了治乱兴衰的轨迹,认为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他曾说,虽然今天的事情和古代有所不同,但全史浩如烟海,应该抓住要点,提炼精华,以读史的方法来学习。他认为学习古文不必另外找老师,只要向古人的文章学习就足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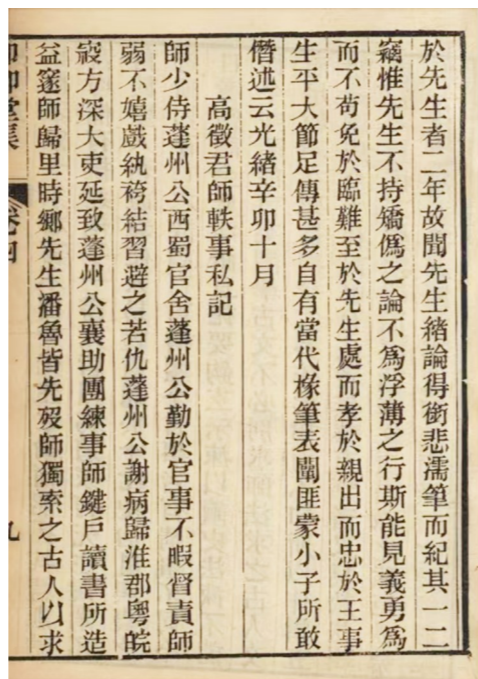
高延第先生还编撰了《论文要旨》。他讲述了写作议论文的方法和技巧,强调写作叙事文章时,应该避免使用过多的虚词,如“的”、“了”、“在”等。因为这样会使文章的气势减弱,语言不够简洁,容易导致内容散漫。而在议论文中,虚词的使用尤其需要谨慎,因为它们表达事理和情感的转折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随意使用虚词,反而会使文章显得软弱无力;如果字太多,会使语言显得杂乱无章。虚词的使用不可轻率,文章的转折和提升全靠它们。虚词就像文章的眼睛和关节,非常重要。因此,在写作时,应该慎重选择和正确使用虚词,以确保文章的流畅性和力度。

他还编辑了《五朝诗选》,认为现在的人写诗,有法度缺乏文采,有文采的又违背法度。他编辑了《唐五言长排》,不拘泥于理学,喜欢读李天贞的书,抄录成厚厚的一卷。他仰慕张太岳的为人,抄录了陈六事的疏文,详细分析了经济学。他引用顾宁人和魏默生的观点,端坐一室。对天下的官民利弊,中外强弱了如指掌。

高延第先生对待朋友以诚相待,即使是那些世俗的人,只要他们来请教,他也必定告诉他们正确的道理。他的同乡有人因为辞官回

家,有人惋惜,有人嘲笑,只有他说,你不是应对世的人才,侍奉母亲居住是很好的,何必出山。

高延第先生曾经感慨地说,周公和孔子的道,将会被废弃,他为此感到悲哀。他所撰写的《广均重文补注》,被他的学生吴淙带着去欧



清河学者吴淙在著作《抑抑堂集》中记载高延第轶事私记

洲的途中丢失了。高延第先生藏书数千卷,每一卷都充满了批注。他去世后,这些书大多数都散失了。他的学生吴淙搜罗了四种,即《古诗源》《唐宋金明二十五家诗》《陶诗析义》《元丰类稿》,恭敬地编辑成《高先生读书记》。

高延第的一生,是对学问的不懈追求,是对真理的深刻洞察,他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人求学的道路。

我的家乡黄桥村

蔡从康

黄桥村,也许不大,也许普通,但它承载着儿时记忆。

黄桥村是我的出生地,位于淮安北部,隶属原席桥乡,地处城东、徐杨、席桥三地交界处,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特殊且重要。

黄桥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其中,6组位于东涧渠东侧,几十户人家紧挨渠堤依水而居,其他三面都是农田,四处充满了庄稼与泥土的芬芳。其余7个组均位于大寨河与淮涟路之间,民房林立、人口密集,充满了浓厚的烟火气息。

全村人口中有十多个姓氏,黄姓是第一大姓,其次为刘姓、杨姓、王姓,因此被人戏称为村里的“四大家族”。村民秉承“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一旦谁家有困难,左邻右舍总会搭把手,全村俨然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

从前,黄桥村村民世代务农,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苦日子。村子面积不大,耕地尤为珍贵。村民起早贪黑伺候“一亩三分地”,有限的收成仅够填饱肚子,辛勤的汗水换来些许无奈。为提高生活质量,村民纷纷开垦房前屋后的巴掌地,寸土必惜、寸土必用、寸土不弃、寸土不闲,种植瓜果、蔬菜、玉米、大豆,千方百计从土里刨食。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但讲究的人家仍不忘在房前种花,在屋后种菜,“小花园”姹紫嫣红,“小菜园”青翠欲滴,既饱眼福又饱口福,足见主人的生活情趣。

20世纪80年代,黄桥村发挥本地特色资源优势,创办了花木场,种植培育花卉苗木。经过努力,花木场经营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成为黄桥村第一张闪亮的名片。花木场占地广阔、规划有序,围绕村庄依次布局着花卉园、盆景园、苗木园等,里面种植了各种花卉苗木,生机勃勃、千姿百态,宛若世外桃源。

黄桥村花木场培育的花卉苗木畅销省内外。镇淮楼周边的黄杨和冬青、周恩来纪念馆内的海棠和松柏、大运河沿岸的梅花和桃花……这些花卉苗木大多来自黄桥村花木场。多年来,村民对此津津乐道,感到无比自豪。每到春末夏初,花木场便会迎来销售旺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花木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它帮助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许多村民瞅准商机,纷纷利用责任田、自留地创办家庭花木场,专心培育各种名贵花卉苗木。那些年,花卉苗木不愁销路。仅两三年时间,部分村民就率先踏上了致富路。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敢于“吃螃蟹”,专门从事销售工作,走南闯北、开拓市场,将黄桥村的花卉苗木销往各地。天道酬勤,短短几年时间,多人成为当时少有的“万元户”,被政府表彰为“农民创业标兵”。后来,一些胆大的村民远赴外地承包土地,创办规模更大的花木场。还有一些村民转变思路,积极承接城市绿化工程。众人一心围绕花卉苗木做文章,忙得心花怒放,赚得盆满钵满。

花木场帮助村民圆了致富梦,让村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黄桥村村民在渠北片率先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目标。在阳光照耀下,每位村民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自信的笑容,他们心中充满了动力与热情,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勤劳智慧的黄桥人满怀豪情,奏响了致富增收的“奋进曲”。不久,制糖厂、鹁鸪养殖场等村办企业相继挂牌投产,生意红红火火,亦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深受良好村风的熏陶,黄桥村的小伙子个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精明能干的他们,纷纷通过创业致富,成为周边乡镇、乃至城里姑娘心中的“香饽饽”。当地很快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嫁进黄桥村,幸福过一生。”为嫁入黄桥村,姑娘们改变传统观念,主动请亲友牵线搭桥,甚至上演“女追男”的戏码,勇敢追求幸福。多年来,黄桥村再无“光棍汉”,嫁进来的媳妇自豪知足,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淮涟路从黄桥村境内穿过。这条繁忙的道路,寄托着一代代村民对幸福的向往。道路不算宽,路面上铺了一层细石子,整日车来车往、川流不息。黄桥村境内的淮涟路长约1.5公里,沿线有7个路口,连接着村里7条土路,这是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每到黎明时分,通过这些道路,村民或推着平板车进城卖菜,或骑着自行车去周边乡镇赶集,或等待长途汽车去外地办事。

黄桥村境内的渡槽闸颇为壮观。它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位于村庄东北角,兼具控水、输水功能,让东涧渠和南支河立体交汇、互不影响。两河交汇处,连接东涧渠的两个巨大渡槽平行横卧在南支河上,将运河水向北输送。渡槽之下的南支河将大寨河的水向东输送,浇灌着沿岸良田。一对渡槽体积庞大,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看上去坚固结实。河水潺潺,渠水淙淙,仿佛一首宛转悠扬的乐曲。

渡槽闸周边河道纵横,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宛如一幅旖旎动人的生态画卷。置身其中,听鸟语、闻花香、赏美景,可忘却烦恼、放飞自我、心旷神怡。距此不远的淮涟路上,常有行人驻足欣赏它的壮美,或来到这里观光游览,大饱眼福。节假日里,常见游客来此漫步,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这边风景独好,在桥面上、林荫下、花丛中留下温馨浪漫的场景。

儿时记忆中,黄桥小学地处村庄的中心地段,是全村孩子学习、成长的地方。校园坐北朝南,校园里有三排红彤彤的砖瓦房。教师办公室东侧有一棵高大的水杉,树上悬挂着一只银色的铃铛。每到上下课时,教师摇绳打铃,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黄桥小学规模不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校共有200余名学生,基本上都是本村的农家子弟。黄桥小学共有十余名教师,大多是本村的民办教师。他们教书育人,深受村民的爱戴和尊重。老师们既能当好班主任,又能承担起本班所有教学任务,一人撑起一片天。学生们不论年龄大小,上学、放学均自行前往,没有家长接送,如一株株幼苗在风雨中成长。乡间小路上,条条红领巾迎风飘扬。个别贪玩的学生一旦开小差、逃课或不按时完成作业,就会被老师严厉责罚。学校虽小,却帮助了一批批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勇敢起航。

颇具时代印记的大寨河,是黄桥村与黄岗村的界河,河水清澈甘甜,滋养着沿岸居民。记忆中,每日清晨,河面上水汽氤氲,河边的女人们一边淘米、洗衣、一边有说有笑,宛若河水般轻快,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画。白天,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男人们渴了,来此掬一捧河水一饮而尽,清凉舒暢,沁人心脾。傍晚,居民纷纷来此挑水,“哎嗨哎嗨”的号子声在晚风中久久回荡。

大寨河里鱼虾成群,物产丰富,给村民带来了舌尖上的美味。农闲时,常有村民来此撒网捞鱼,围观者看着网中活蹦乱跳的鱼虾,不禁垂涎三尺。深秋水凉,鱼儿经常在浅水区的水草间游来游去。此时,一些身穿“连体衣”的人便下水摸鱼,他们动作娴熟,不一会儿便收获满满。岸边的人看得心痒痒,恨不得也跳下去抓几条鱼。春天,万物复苏,河边的荠菜、蕹菜、野蒜等野菜野蛮生长,油亮碧绿,自然清新。野菜虽不起眼,却鲜嫩爽口,是味蕾盛宴,是村民餐桌上的常客。吃腻了家常菜的人们常来河边“淘宝”,摘些野菜回家换换口味,不负大自然的馈赠。

盛夏,听了不住鸣叫,大寨河成了男孩的天堂。他们有空就往河边跑,摘一片硕大的荷叶顶在头上遮阳,手持自制的鱼竿来河边钓鱼。每当钓到一条鱼,不论大小,他们总是兴奋不已,全然不顾身体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随着城市不断发展,黄桥村境内的淮涟路如今被鸿海路取而代之。大寨河也改道了,两岸铺满了石板。渡槽闸完成使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黄桥村这片热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有些记忆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火红千年的下关舞龙

王爱兵 徐怀庚 文/图



下关舞龙队

今年是乙巳蛇年,又称小龙年。龙是中华民族图腾,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可以说,龙在中国文化中无处不在。

中国最早的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的地方叫末口,末口的东侧有个誉满江淮的古镇叫下关。从前,下关河行龙船,园里有龙亭。石闸木桥上雕龙,房屋木、石、砖构件上刻龙,栩栩如生的龙图案充满着下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尤其是下关舞龙声誉四面八方,千年传承,延续到新时代,鼓舞人心。

下关人世世代代主要从事渔民、盐搭手、铁匠、屠夫、镖师等。他们闲时喜欢练武,更喜欢舞龙。

相传下关舞龙风俗,始于秦汉时,对龙图腾崇拜,源于唐宋时耍龙,在明清时期发展成自为一派的“下关舞龙灯技艺”。初始起下关龙头尾共为七节,后增至九节,继而发展为平年十二节,闰年十三节。

明隆庆六年(1572)三月十八日,漕运总督王忬在朝廷敕建的下关镇海金神庙隆重举行漕粮海运首航祭祀仪式,翰林院编修陈栋在《淮郡镇海金神庙记》中记录了当时下关舞龙灯盛况。期间,柳淮关(今下关)下设舞龙会,常驻镇海金神庙,平时训练在下关关帝庙。清朝中叶,镇海金神庙塌毁,下关舞龙会移驻下关关帝庙。

据现年105岁的“原下关镇余家巷人”于袁氏回忆,下关舞龙灯是淮安第一块牌子,下关舞龙会遵循每年“春节过大年”“二月二龙抬头”“四月初十镇海金神庙会”“五月初五端午节”四大民俗日舞龙惯例。每次舞龙前都会在镇海金神庙、下关关帝庙举行盛大祭拜祈福仪式,先从庙中请出龙头供在香案,上供猪头、糕点、果品等,集体行大礼,再由乡贤士绅为龙眼点睛,后礼成燃放鞭炮驱邪避煞,接着锣鼓齐鸣,舞龙队伍沿东仁桥至下关大街、新城、夹城、老城舞龙灯巡游。舞龙者举着巨龙上下穿行,时而腾起,时而俯冲,变化万千。按照千年形成的舞龙民俗惯例,城内沿街商户纷纷争抢着点放炮鞭接下关龙,店主早已候在门口向舞龙队员发喜钱、香烟、糖果、糕点等,期望龙舞门前带来吉祥,带来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好运。自古以来,只要下关龙灯经过的地方,沿街围观者如云,水泄不通。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下关史话》记载:近现代以来,在由山阳县、淮安县主办的“1912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45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1948年庆祝淮安解放”等大型活动,下关舞龙备受邀参加助兴。每年举行的“平桥小人会”“车桥庙会”“清江浦庙会”等,无不以请下关舞龙会捧场为荣。在淮安府、山阳县举行的历

次舞龙灯比赛中,下关舞龙灯年年夺魁。民国年间传有“下关龙队不参加,此场比赛全作废。下关龙队来参会,各家只争第二位”之说。

1959年,淮安县委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型集会,上级部门提前通知下关舞龙会要精心做好准备。接到任务的下关舞龙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舞龙珠的陈洪飞,舞龙头的康怀友、吴殿英,舞龙尾的余锦富,他们既是舞龙的“扛鼎人物”,亦是踩高跷的“主要骨干”,为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他们下定决心排练出一个代表下关舞龙自古以来最高水平的表演。他们大胆将“下关舞龙技艺”与“下关高跷技艺”揉合于一体,创新排练出“踩高跷舞龙技艺”。10月1日,活动在淮安县体育馆(今漕运博物院遗址公园)举行,当下关舞龙队集体出场时,号角长鸣,旌旗猎猎,锣鼓喧天,一条金龙一条火龙好似自天而降,几十位壮汉舞者统一头扎红巾、身着彩服,脚踩高跷如履平地。但见前面一人持龙珠引导挥舞,龙首龙躯龙尾紧随其后,舞龙者随着激越的锣鼓声飞舞翻腾,不断地展示扭、挥、仰、跪、跳、摆、摆、扬、顶九种姿势,烘托出龙睡醒、龙起水、龙腾云、龙作揖、龙巡游、龙卷浪、龙布雨、双龙舞、龙珠九个造型,整体动作刚劲有力,节奏明快,威武雄壮,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将龙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其难度之高,动作之险,技术之精,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种气势雄伟的场面,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人心,把庆祝活动全面推向高潮。

如今,下关有一支大妈舞龙队,队员118人,分9个舞龙分队、1个锣鼓分队。一个村能有群众自发组成9条龙队,实属少见。2022年3月4日(壬寅年二月初二),在下关村举行的第二届“龙巡下关盛典”上,下关舞龙表演达到“千人参加、万人观看、百万受众”的盛况。

在2024年的中国龙年,下关举办了“2024年第四届淮安(下关)万众朝龙盛典”,当时,世界和平慈善会理事长余淑琴、台湾农业领军人物张玉成等22名台胞助阵,谱写了淮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下关舞龙让人们在欣赏到千年下关舞龙技艺的同时,也把下关舞龙文化代代传承。



下关舞龙场景